

明

史

明史卷二百三十八

列傳八十九

王 恕 子承祿 耿 裕

屠 瀟

倪 岳 馬文升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恕為學專本經術究極當世之務弗尚詞翰以是不得留翰林出為大理左評事進左寺副時武職坐攘竊及盜官畜產者止輸贖恕奏宜奪官遂著為令遷揚州知府再發粟賑饑不待報作資政書院延師教其髦士文教大興天順四年以治行最超遷江西右布政使平嶺寇贛州憲宗嗣位詔大臣評數天下方面

官乃黜河南左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而以恕代臣
成化初南陽襄陽荊州流民嘯聚為亂擢恕右副都
御史撫治之軍府草創恕方次第經畫遽丁母憂詔
奔喪兩月即起視事恕辭不許與尚書白圭共平大
盜劉通復討破其黨石龍嚴東所部毋濫殺流民皆
復業民繪像祀之移撫河南錄功進左副都御史四
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終父喪以原官總督河道遂
高郵邵伯諸湖修甯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牒九
年四月奏言自京師抵揚州水旱頻仍民皆艱食乃
三月甲午山東晝晦災謹非常乞命廷臣講求弭災

之策帝為賜山東租一年畿輔亦多減免旋改南京
戶部左侍郎十二年大學士商辂等以雲南遠在萬
里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官錢能貪恣甚議
遣大臣為巡撫鎮壓之以起素有威望乃改左副都
御史以行就進右都御史先是能遣指揮郭景奏事
京師言安南捕盜兵有越入雲南境者宜遣使賫勅
戒約之帝即以命景能因以玉帶寶纒蟒衣珍奇諸
物遺其王黎灝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
南往灝大駭已見能所遺物則又喜報以生金通犀
象牙及諸奇異物甚厚因遣將率兵送景還欲遂通

雲南道景懼後禍結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揚言寇
至關吏戒嚴邊民沟沟欲走避黔國公沐連遣人諭
其帥兵始返而諸臣畏能匿不奏能又頻遣景及指
揮盧安蘇本等交通于厓孟密諸土官納其金寶無
算怒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繫安等獄悉決其
背貨騰章劾能私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潘
蕃往按之能又以其間遣使乘驛進黃鸚鵡怒奏請
禁絕因盡發能貪贓暴橫狀且言昔交趾以鎮守非
人數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
不以安邊微能益懼急走人黃緣近責請召怒還而

是時商輅項忠諸正人方以忤汪直罷遂改懇掌南
京都察院叅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已著勅上得實
竟置能不問但抵安等罪恕居雲南僅九月威行徼
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
當是時安南納江西叛人王姓者為謀主潛遣謀入
臨安市銅鑄兵器欲伺間襲雲南微恕事且不測還
南京數月遷兵部尚書叅贊如故考選官屬嚴拒請
托同事者咸不悅而錢能屢譖恕於帝帝亦銜恕數
直言遂命兼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舊制應天鎮江
太平寧國廣德官田徵半租民田全免其後民田率

歸豪右而官田累貧民怒乃量減官田耗稍增之民
田常州時有羨米乃奏以六萬餘石補夏稅又補他
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公私便焉十七年所部水災
奏免秋糧六十餘萬石周行賑貸全活至二百餘萬
口是時江南歲輸白糧民多至破產而光祿槩以給
庖人賤工又中官暴橫四方輸上供物監收者率要
羨入織造繒絲採花卉禽鳥者絡繹道路有杜福者
奉命至常州取刻絲觀音羅漢又取書名截江網者
怒先後論列且言帝王要道在典謨訓誥無逸旅獒
諸篇何瑣瑣截江網也皆不納妖人王臣者初為南

京勲舊家人以無行屢易主凡物寓目輒以術竊去
被搯至傷足及是黃緣得見帝授錦衣千戶命隨中
官王敬南行採藥物珍玩所至張皇聲勢搜括財寶
公私騷然於江南尤虐長吏忤之輒被辱又勒蘇州
諸生繕寫妖書諸生王順等不勝憤率衆擊之敬臣
皆走匿毀其從者敬遂奏諸生抗命一郡恟懼怒亟
疏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玩好昔唐
太宗遣使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褶子
進琵琶捍撥鏤牙合子諸物李元亮蘇頲不奉詔臣
雖燕似有慕斯人因畫列敬等罪狀敬亦誣奏怒弄

及常州知府孫仁仁遂被逮仁新陰人由進士歷知府為人方峻用公廉為治敬至不為禮以是見忤恕抗章救仁再劾敬帝不得已召敬還敬後滯徐州漁利恕復劾之會中官尚銘亦發敬奸狀乃下敬等獄併其黨十九人皆謫戍而素臣市傳首南京仁亦得釋歸後積官至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上林苑錄事邵義以中旨除蘇州府通判恕言錄事遷通判驟躐六官既害選法且前此傳奉官未有任郡縣職者今特授義恐將來益為天下害不從二十年後改南京兵部尚書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

吾惟敬事而已。恕亦坦懷待之，能卒斂戢。林俊之下獄也，恕言京師祀天地止一壇，享祖宗止一廟，而奉佛多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且數十萬，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帝得疏不懌，而恕益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大率皆力阻權幸，天下莫不傾心慕之。過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起跪果至時，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責近皆側目，而帝亦心厭之。二十二年，起用傳奉官，恕以政令失信，上疏諫尤切直。帝愈不懌，恕先

加太子少保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因附批其
疏曰南京米貴民饑恕贊機務胡為坐視可落字保
致仕制下朝野大駭恕數為巡撫歷侍郎至尚書皆
在留都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孝宗即位始用廷臣
薦召入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中外劾內
閣劉吉者必薦恕吉以是失惠凡恕所推舉必陰撓
之弘治元年閏正月言官劾兩廣總督宋冕漕運總
督丘勇陝西山西山東遼東巡撫賈與左鈺吳節劉
縯兩京府尹吳玘于冕及布政使夏寅周瑛盧雍秦
葵等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素有時望者吉徑從中

取旨允之章不下吏部恕以不得其職拜疏乞去不
許二月陝西缺巡撫恕推河南布政使蕭禎認別推
恕執奏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任臣銓部倘所舉不
効臣之罪也今陛下安知禎之不才而拒之是必左
右近臣別有所主臣不能承順風指以固祿位且陛
下既以禎為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帝乃
卒用禎時言官多稱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
閣叅大政最後南京御史吳泰等復言之帝曰朕用
泰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內
閣也恕既為物情所屬於是受責亦重嘗侍經筵見

帝困於熱暑請依故事大寒暑暫停仍進講義於宮
中玩繹進士董傑御史湯鼎給事中韓重等遂交章
論致怒待罪請解職優詔不許怒上言臣蒙國厚恩
日夕思報而外人見陛下任臣過重遂望臣太深欲
臣盡取朝政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故事無論臣才遠
不及光即今亦豈元祐時且六卿分職各有攸司臣
豈敢越而謀之此所以不滿人望也但傑等責臣良
是臣無所逃罪惟乞放還帝復優詔勉留之怒感激
眷遇蓋以身任國事其年七月以疾在告聞帝頗擢
用宦官且有蟒衣莊田之賜即具疏切諫中官黃順

詣起復，匠官滿俊等供，復恕言不可以小人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劉吉既憾恕，而吉所陷言官若周紘、張昂、湯壽、姜綰等，恕又抗章力救，以是益恨。乃令私人魏璋等共排之。恕先後推用羅明、熊懷強、珍、陳壽、丘壽白、思明等，咸諷璋等糾駁。恕知志不得行，連章求去，帝輒慰留。且以其老，特免午朝。遇大風雨雪，並早朝，亦免。二年秋，徽王見沛乞歸，德州田已得，旨恕言：「王國之懿親，不當爭尺寸地，使小民失業。」帝婉辭報焉。三年，盧溝橋成，中官李興乞進文思院副使，滿俊等官恕言：「營造常職，安得錄功？」前此未之聞也。成

化之季乃始有之陛下初政既已革汰今奈何復行
帝納其言乃止已而修京城河橋帝復從興請將有
所除授恕等執奏帝不從竟授四人官許五人冠帶
恕等爭之曰臣等職掌銓選義當盡言豈意再疏之
陳莫回九重之聽以為業已許之不可更易夫天下
事必當而後已設有未當雖十易之何害不然木流
之弊將有不可救者望陛下慎之戒之報聞先是嘗
以災異條上七事其冬復以星變陳二十事咸切時
弊明年壽寧伯張懋請勲疏請券恕言錢王兩太后
正位中宮數十年錢承宗王源始避封壽今皇后立

甫三年巽已封伯又遽有此請恐累聖德不可許通
政經歷高祿巽妹壻也超遷本司叅議恕又言天下
之官原以待天下之士勿私貴戚妨公議皆不納中
旨以御醫徐生補院判而生前考校在次等恕請選
之上考者而治生黃緣罪得旨吏部會禮部太醫院
及御藥房太監推擇恕言餘法臣部職也會中官非
制帝命罷選竟用生言官交劾生不聽無何文華殿
中書舍人杜昌等黃緣違秩恕等力爭寢之既而御
醫王玉復自陳乞進官恕等請置之理帝命進玉二
秩後有如王者速之恕等復力爭事亦竟寢是時劄

吉也罷而丘濬入聞亦與恕不相能初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與恕同為太子太保而恕長六鄉位濬上及濬入聞恕猶自以吏部弗讓也由是濬不悅明年考察天下庶官吏部已黜而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爭不能得因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者以求遷官為恕所阻銜恕故往求濬家知濬快恕因劾恕變亂選法且言恕里居日為人作傳錢板行之歷數先帝之失於奏疏留中者蔡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恕知文泰受旨於濬乃言臣傳傳於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望於先帝

也且傳中所載皆足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彰過文
恭無賴小人逞此機深文巧之辭必有老於文學而
多陰謀者主之乞賜廷鞠遂下文恭錦衣獄讞上文
恭奏革實除名都御史吳禎為潤色而濬亦力慫慂
之疏首所云沽直謗君則濬筆也因請速濬恕及禎
對簿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恭御醫貢恕沽名令焚所
鏤版而置濬不問恕再疏請辨理不從遂連章求去
聽馳驛歸而不賜勅月廩歲隸亦頗減恕放歷中外
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一時正人及賢才久
廢草澤者汲引之恐後弘治二十年間衆正盈朝職

業修理號為極盛者恕之力也天下稱名臣必首恕
而潘願尼之潘由是不為衆論所許又二年潘卒文
恭往弔潘夫人叱之出曰以若故使我公對王公負
不義名何予為聞者快之武宗嗣位遣行人賈手勅
存問賚羊酒益廩隸且諭以謹論無隱恕陳國家大
政數事帝優詔報之正德三年卒年九十三平居食
噉兼人卒之日少減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自氣
瀾漫爛之暝矣計聞報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
毅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少子承裕字天宇七歲能
詩弱冠著太極動靜圖說為人傳誦恕官吏部命承

裕以接賓客以是周知天下賢才選用無不得人舉弘治六年進士恕嘗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而人才難得何也清曰上之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而下又售之急既得官或無暇於學或自謂無所用學識見既卑踐履必薄雖有美質各能成材恕深然之會致政即令承裕告歸侍養恕晚益究問學著石渠意見多前賢未發四方問業者日造其門多令承裕傳語而承裕亦篤志不懈學益進起授兵科給事上書京師風俗競尚華靡小民效庶官庶官效貴戚而貴戚直上效天子不可不嚴禁帝下之所司出理山

東河南屯田減登萊糧額三畝徵一斗還青州彰德
軍田先賜王府者三百六十餘頃武宗立累遷吏科
都給事中以言事忤劉瑾罰米輸塞上再遷太僕卿
盡心牧政馬大蕃息會大閱有詔需馬二萬匹大臣
慮其不給而承裕如詔應之尚有餘馬成歎異焉嘉
靖六年累官南京戶部尚書清道稅一百七十萬石
積羨銀四萬八千餘兩世宗手書清平正直褒之在
部三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康僖承裕篤於內行
居官廉平無私不愧其父人以范純仁比之
耿裕字好問尚書九疇子也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

士檢戶科給事中轉工科天順初以九疇方為右都
御史改裕檢討九疇坐劾石亨貶裕亦謫泗州判官
終父喪補定州成化初用御史白侃言召復檢討典
修英宗實錄進修撰歷國子司業祭酒時侯伯年幼
者皆肄業監中裕類古諸侯責戚言行可法者為書
授之帝聞而稱善歷吏部左右侍郎坐尚書尹旻累
停俸者再已代旻為尚書時大學士萬安與裕不協
而李孜者私其同鄉李裕欲使代裕相與謀中之會
進士陸瓌授鎮江推官而瓌先世本蘇州人乞改除
裕等不為奏戶部郎中汪洪宣府督餉還未復命即

擢叅議並為東廠所發獄洪皆下獄侍郎黎淳坐調
南京而裕奪俸兩月言官交劾復宥之裕入謝既出
帝怒曰吾再寬裕罪宜申謝今一謝遽出豈以奪俸
故意不足耶致者等因而傾之遂調南京禮部踰年
孝宗嗣位轉南京兵部叅贊機務弘治改元召拜禮
部尚書時公私侈靡耗費日廣裕隨事救正或因災
異條上時事或中理言官論列先後陳言甚衆大要
歸於節儉給事中鄭宗仁請節光祿供應裕等言四
時令節宴賞及齋醮諸費日增於前宜納宗仁奏巡
視光祿御史田翰以供費不足累行戶驗買請借太

倉銀償之裕等言軍國經費豈可移用今半歲間已
再借疑有侵盜弊請勅所司禁防帝皆從之南京守
備中官請增奉先殿日供品物裕等言德懿僖仁四
廟品物定自太祖高廟品物定自太宗孰敢增損若
謂祀先宜豐雖竭天下之力亦何物不可致而乃止
供鷄鵝糕餅者蓋欲以儉德示子孫俾守之為家法
也所請宜勿許乃命間日增鵝一鷄二帝之方踐祚
也斥菴僧還本土止留乳奴班丹等十五人其後多
莽匿京師轉相招引齋醮復興言官以為言裕等因
力請驅斥帝乃留百八十二人餘悉逐之四年禮部

公解火裕及侍郎倪岳周經等請罪詔問火所由對
言積米鬱蒸所致遂被劾下獄已而釋之但停俸初
撒馬兒罕及土魯番皆貢獅子甘肅鎮守太監傅惠
先圖形以進巡按御史陳瑤請却之裕等乞從瑤請
而治惠達詔罪帝不從後番使再至留之京師頻有
宣召裕等言番人數為不道總因朝貢許其自新賜
賚踰等而彼旋復僭稱可汗興兵犯順悖逆如此陛
下乃過優假其使宣召至再被以厚賜適遇極強之
時忽有加禮彼將謂天朝畏之且益增其桀驁况番
人狡黠難信不宜令出入內廷獅子野獸無足珍異

何至上煩鑿與類加臨視帝即遣其使還尋代王恕
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御用監匠人李綸等以內
降得官裕言先有詔文官不由臣部推舉傳乞除授
者恭送法司按治令除用綸等不信前詔不可給事
中呂獻可等皆論奏裕亦再疏力爭終不聽裕為人坦
夷諒直諸習朝章秉銓數年既無愛憎亦不徇人毀
譽謝干謁抑奔競獎才賢銓政稱平自奉澆泊兩世
責盛而家業蕭然父子並以名德稱卒年六十七贈
太保謚文恪

者彌守朝宗勤人成化二年進士久之授御史明習

法律善折獄。戮軍備。巡按湖廣四川。並有能譽。都御史王越使掌諸道章奏。尋以越薦起。權右僉都御史。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己代朱英為右都御史。掌院事。歲餘。李孜者竊權。欲引用其鄉人劉敷。乃調滿而京。安南侵占城。逐其王古來。奔廣州。詔遣滿往處置。滿乃檄安南罷兵。而募健卒千人。以舟二十艘。護古來歸國。事遂定。古來深德滿。弘治二年。滿由兩廣總督復入掌都察院。古來遣使入朝。遺滿寶器名香。帝命滿受之。滿辭不許。上言。臣昔權宜制置。實稟成算。臣無力焉。今臣領職臺端。納小邦餽謝。播之天下。不

足為臣禁通賂朝廷羞臣不敢奉詔帝乃聽其辭時
占城使者已發追畀之尋以疾歸母喪除召拜左都
御史加太子少保九年代耿裕為吏部尚書其秋偕
九卿言先皇帝有詔勅戚家不得侵據閩津陂澤設
市肆與民爭業今勅戚家固遵約束縱家奴因利自都
城至天津小民生計所資悉見牟奪伏覩永樂間榜
王公僕從毋過二十人一品毋過十二人今多者以
百數實乖舊章其間多市井無賴附勢託名覬漁利
者利歸群小怨及朝廷適者長寧伯周或典壽寧侯
發在齡兩家爭利至聚眾擊鬪足駭觀聽願陛下峻

為之禁庶萬民安業帝納之十一年加太子太保尋
進太子太傅滿以前尚書王恕負重望請如王直王
翱故事與並典銓衡又以兵部尚書馬文升資歷先
已請班讓文升而下之咸為時議所稱初滿為御史
以水旱倂同官言事論傳奉冗員甚切十二年九月
因御史燕忠等言乃復上疏言天下業詩寄躬恭饋
者積數十年不得一官而白身之人或奔競乞憐或
杖藝蒙幸取官秩如捨芥昔漢有西邸之將唐有斜
封之官宋有內降之職今之傳奉何以異此七何又
既言近日傳奉官及詔許冠帶者多至七百九十餘

人乞盡行澄汰明年又因給事中張弘至疏諫獲爭
之帝終不納言官有欲開納馬例者瀟抗言朝廷蓄
積尚多奈何為此萬一聞於塞外示中國虛耗將啓
寇心議遂格瀟有才畧亦善典時俯仰先是李廣死
言官交章劾瀟交通帝不問至是慈星見諸大臣自
陳尚書四人已致仕而瀟獨得留居數日因對便殿
乃奏言官多挾私頃劾周經去不以罪因自辨見枉
狀帝不悅以瀟言責給事中御史今置對於是瀟惶恐
謝給事中魏玘御史郭鏞等交章詆瀟且自劾瀟乃
再疏求去許之賜勅乘傳及廉隸如故事正德二年

劉瑾竊權悉斥諸大臣守正者乃召滿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滿雖為瑾所引然明達政體義所不可亦不肯苟從先是劉宇為都御史嘗撻御史以悅瑾至是瑾亦以諷滿滿卒不可宇與焦芳助瑾為惡滿亦時有調護居二年見瑾威虐愈熾乃引疾歸卒贈太保謚襄惠子徑進士即中滿性寬厚在吏部注選至烟瘴地輒停判為擇風土相近者每自謂手持此筆論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惟恐誤黜一人嘗有辦事官誤傾墨汁汙滿衣遽叩頭滿笑揮之曰去此何罪吾方惡其太新一鄉人冒稱滿子亦獨有

司其怨家發之滿呼至但戒曰汝甘為吾子置而翁
何地國法可畏慎勿復然其雅量人不及也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奉命祀北岳毋夢緋衣神
人入室生岳遂以為名謙終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僊
岳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進侍讀
克經筵講官久之進侍讀學士直講東宮二十二年
擢禮部右侍郎仍直經筵弘治初改左侍郎岳好學
文章敏捷博綜經世之務時尚書耿裕方正持大體
至禮文制度率待岳而決六年裕改吏部岳遂代為
尚書有詔召國師領占竹於四川岳言此僧往獻頂

帝數珠獨齋法筵逞其邪誕得冒法王陛下新政立
加降斥中外稱聖奈何忽枉命召疑駭遠邇况當時
全遼者不下二百餘人偉門一開必相率黃緣而起
實損聖德帝不從命自備資力來京給事中夏昂御
史張禎等爭之曰邪教進退乃治亂攸關禮臣進諫
宜止為國家計小費哉而陛下乃令其自備資力臣
竊未喻既而言者不已事竟寢時營造諸王府規制
宏虎大踰永樂宣德之舊岳諸頒成式又以四方所
報災異禮部於歲終類奏率為具文乃詳次其月日
博引經史微應勸帝勤講學開言路寬賦役慎刑罰

黜奸貪進忠直汰冗員停齋醮省營造止濫費帝頗
採納馬左侍郎徐瓊者與后家有連謀代岳九年南
京吏部缺尚書廷推瓊詔加岳太子太保往任之而
瓊果代岳尋改岳南京兵部叅贊機務還代屠滸為
吏部尚書岳前在禮部以修省與文武大臣條上三
十二事及往南京再陳時政二十事清寧宮災又陳
二十八事入吏部復以修省偕廷臣陳三十二事軍
國弊政剔抉無遺疏出人多傳錄之岳貌魁岸有文
武才善斷大事當盈廷聚議往往決以片言既秉銓
請寄不得行尤嚴邪正之辨或謂別白太過且召怨

笑曰吾職當如何恤馬同列中最推避馬文升然
論事亦不肯苟同時天下方想望其風采乃踰年遽
卒年僅五十八朝野莫不惜之詔贈少保謚文毅明
世父子官翰林俱得謚文自岳始岳疏議甚多論西
北用兵之害尤切其畧云近歲毛里孩阿羅忽李羅
出亂思加蘭大為違志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
於屯牧故賊頻據彼地擁衆入掠諸將怯懦率嬰城
自守苟或遇敵輒至挫衄既莫敢折其前鋒又不能
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致兵鋒不靖遠志
靡寧命將徂征四年三舉絕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

安行以返析主據爵優遊朝行鞶帶與金充相私室
且軍旅一動輒報授音賜于濫施官秩輕授甚至妄
殺平民謬稱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為辭反
考功籍所載賞格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權門廝養而
什伍之卒特餉之民則委骨荒塵膏血野草天怒人
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京營素疏冗怯留鎮京師猶
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褻天威臨陣輒奔反
孽遣軍之功為敵人所侮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
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陞楯
之虞可乎頃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

一萬併力以接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遠
人心苦於轉移馬力疲於奔轅夫犇東擊西者賊寇
之奸態也樹虛扼冗者兵家之長策也稍銳既盡乎
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
銜決遠近坐困其可為得計哉至於延綏士馬屯集
糧糗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之役徒
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
虛幸而得至未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且斃
矣他尚何云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
徵水旱不可先知豈歎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

甚不得已令民輸芻粟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
出空牒以授倉庾無升合之入至若輸粟給鹽則豪
右請托率占虛名鬻之而賈貴且倍疑官爵日輕鹽
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克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給邊
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
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
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租之術或以茶鹽
或以銀布名為準折糧價實則侵剋軍需故朝廷有
糜廩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
付居平人日米一斗馬日芻一束追逐一日之間或

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與守者巧為竊據之謀凡所經歷悉有開夫固上行私莫此為甚及訪禦敵之策則又論議紛紛有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使聲援交接犄角易制然欲復城河北即須塞外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惟艱彼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之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大損矣又有謂統十萬之衆裘半月之糧奮揚武威掃盪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覲

萬一之倖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遽徙罷我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為敵所困既失坐勝之機必蹈覆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棄延綏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震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愈近而禍愈大矣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堠募民壯去容兵明賞罰嚴間諜實屯田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

馬文升字負圖鉤州人貌瓌奇多膂力幼與諸兒戲
群十數角之靡不仆登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歷按
山西湖廣風裁甚著還領諸道章奏毋喪除超遷福
建按察使鎮守中官馮讓貪虐抑之俾不敢肆坐公
疏署名先都司被逮得釋成化初召為南京大理卿
以父喪歸滿四之亂陝西巡撫陳价下吏即家起文
升右副都御史代价文升馳至軍與總督項忠討平
之事具忠傳錄功進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文升數
條奏便宜務選將練兵量財設險為守遣計剪除劇
賊西固蕃族不即命者悉滅之修茶政易番馬八千

有奇以給士卒賑糈曷臨洮饑民撫安流移績效甚著而是時字羅忽滿都魯札加思蘭比歲犯邊至九年冬深入西路剽劫將吏不能禦暨賊退諸將邀其餘騎及民遭難者殺之得首一百五十總制王越以大捷奏而文升亦遣子琇報功已而為廷臣所論坐停俸三月十二年春代越總制三邊軍務尋入為兵部右侍郎明年八月整飭遼東軍務時巡撫陳鉞貪而狡將士小過輒罰馬價騰踊文升上邊計十五事因請禁之鉞由是與文升有隙十四年春建州海西人掠鉞懼罪掩殺保塞貢夷屠其族以復聞於是諸

部憤並肆掠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禮太監
懷恩等七人詣內閣會兵部議僉言彼既遣使貢又
屠其家何以弭釁或請以大官鉅之文升曰宋以李
繼遷為京官遂致西夏之患此何足釋患也恩曰然
則遣大臣往撫耳恩意蓋欲以沮直衆威稱善恩入
白帝帝即命文升往直聞之不悅欲令其私人王英
與俱文升又謝絕之疾馳至鎮宣諭書撫慰被屠者
家賜以布粟而海西亦未聽撫文升祭其非誠集兵
為備身准開原節制之數日果入寇官軍分擊之斬
首二百餘首長懼乞降先是也先之亂海西諸部被

侵掠多失朝廷授官壘者子孫不得襲入貢茅名
命人宴賚皆薄文升乃請於朝得襲官者十餘輩事
方定而直欲攘其功請於帝馳至開原再下令招撫
諸部聞直聲勢多畏不敢出而文升所招兀者衛三
百人者至直又不與接成怒欲去直知事未易了乃
邀文升於撫順至則諸人復就撫文升推功與直然
直內慚文升又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直並不喜而
陳鉞諂事直得直懼日夜譖文升直由是思中之而
未有以發也文升還賜牢醴明年春以遼東屢失事
獲遣直偕定西侯蔣玩尚書林聰等按之而余子俊

適劾鉞鉞疑出文升意頌之蓋急初海西建州朵顏
三衛入貢輒私市弓材箭鐵器文升初至遼東詣
嚴為之禁貢使還遣行人伴送覓察直因還奏文升
行事希方禁邊人市農器遂致怨叛乃下文升詔獄
文升奏辨所禁乃鐵器非農器也竟謫戍重慶衛天
下聞而寃之直既傾文升則與鉞大發兵破諸部鉞
以是驟遷至尚書未久皆敗而文升尋復起為左副
都御史巡撫遼東是時文升凡三渡遼矣軍民聞其
來皆鼓舞而文升蓋禁抑中官搃兵使不得騷荆衆
益大喜二十一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淮安徐和

畿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兩賑之旋召為兵部尚書時李汝省有寵文升輒有言汝省遂摺於帝調之南京孝宗即位召拜左都御史先是中官陳喜方士鄧常恩熒惑憲宗于岳鎮海濱諸廟甘置石巫周以符篆中貯金書道經金銀錢諸色寶石及五穀為厭勝具至是以文升言毀之帝耕藉田畢置宴教坊以雜戲進文升正色曰新天子當使知稼穡艱難此何為者即斥去時車駕初出觀者塞道御史徐瑁賀霖劾奏之有旨捕治而二人失承旨遂下詔徵文升言初政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弘治二年代余子

俊為兵部尚書兼督十二團營時承平既久兵政日弛濫冒既多而工作滋起而北部落時伺塞下文升乃嚴戮諸將校黜貪懦者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伺其門或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緝捕而給騎士十二衛文升出入文安因乞休優詔不許明年小王子以數萬騎牧大同塞下勢洶洶文升以疾在告帝使中官挾醫往視因就問計文升謂彼方敗於他部無能為也請參為備而揚聲逼之彼將徙去已而果然又明年遭繼母憂詔起復再疏辭不許五年山東久旱浙江及蘇松諸府水災文升請

命所司加意賑恤練士卒以戒不虞帝褒納之七年
畫工張璠等三十四人皆傳奉進秩文升據祖制爭
之且曰百工職技其勞甚微指揮三品其秩甚崇今
溢畀之恐諸邊將士聞而解體不聽其後復命世襲
文升等極言不可亦不納詔發京軍萬人修萬壽寺
安諸宮文升力諫帝卒發之明年西北別部野乜克
力其首曰亦剌思王曰滿哥王司亦剌因王各遣使
款肅州塞乞貢且互市巡撫許進總兵官劉寧為請
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却之土魯番既襲
執忠順王陝巴令所部牙蘭據哈密守之遂僭稱可

汗侵掠沙州迫罕東諸部附己文升議此賊桀驁不
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察知指揮
楊翥熟諳番情乃召詢以方畧翥備陳罕東至哈密
道路請調罕東兵三千為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
日糧間道兼程而進必可得志文升喜遂請於帝初
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副總兵彭清將之隸巡撫許
進往討果克之語詳進傳文升子玠坐殺人為徽王
所奏罪當死帝特宥之文升再引咎乞歸不許十二
年文升以團營軍不足請於錦衣及騰驥四衛中選
補已得請矣中官寧瑾阻之詔令後清理戎務不得

以五衛混列文升及兵科蔚春等力言詔旨宜信不
納十四年陝西地大震文升言此外寇侵凌之兆今
大節方跳梁而海內民困財竭將懦兵弱紀綱未振
法令久弛宜側身修省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
國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閒地日視二
朝以勤庶政且撤還陝西織造內臣賑恤被災者家
帝納其言內臣立召還文升為兵部十三年盡心戎
務數條上便宜率報可一時兵事甚簡而職守外所
當言者亦侃侃盡言常以太子年及四齡當早諭教
請擇老成知書史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

語動止悉導之以正若內庭曲宴鐘鼓司承應元宵
鰲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至於佛老之教尤不
宜使之知恐惑眩心志又以風俗日澆請修社學帝
皆深納之時小民困賦役文升極陳其害謂今之民
田十稅四五其輸邊塞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若絲
綿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尤難徃徃所費之數過於
輸納之數而南方轉漕通州者費亦自倍至有三四
石而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而近者修
塞決口發山東河南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
之湖廣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

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近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
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陝防邊民之供餽餉給軍旅
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陛下
宜嚴勅內外諸司省其繁費寬其力役毋擅有科舉
王府之工宜速取竣勿窮極壯麗以耗民財而其本
尤在陛下崇正學抑邪術節財用省工作然後民得
休息邦本可固詔下所司詳議文升他所論奏甚衆
在班列中最為耆碩帝亦推心任之自太子少保累
加至少保兼太子太傅歲時賜養諸大臣莫敢望也
先是吏部尚書耿裕卒文升當代之而為屠瀆所得

文升頗不平及滿罷廷推文升而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帝亦以為然乃命倪岳代滿而加文升少傅以慰之至是岳卒始以文升代文升以從子天祿選為薇府儀賓例當迴避乞致仕不許詔王府勿選以留之明年南京鳳陽大風雨壞屋柱木文升請帝減膳撤樂修德省愆御經筵絕游宴停不急務止額外織造賑饑民捕盜賊已又上吏部職掌十事帝悉褒納十六年纂修詩海珠璣成詔進文華殿辦事少卿周惠疇等二十一人官文升言詩韻少道無補於治苟輒進官秩恐醫卜技藝之流援以為例末

流何所止極帝不許既而其中張駿等十三人自以
傳陞非美事具奏辭免文升請聽之詔可一品九載
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明年八月帝以將考察特召
文升及都御史戴珊史琳至煖閣諭以東公燕陟又
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而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階迨
孝宗崩文升哭之慟送梓宮徒步號哭二十餘里承
遺詔請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僕卿李綸
等十七人餘盡汰之正德元年中官王瑞以大婚禮
呂須書篆請用新汰者七人文升不奉詔而給事中
安奎刺得瑞納賄狀劾之瑞恚誣文升抗旨更下廷

議皆是文升帝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是時朝政已移於中官而文升在位久年踰八十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繡怏怏不欲出有後言其鄉人御史何天衢遂劾文升銓選涉私文升連疏求去許之賜璽書乘傳月廩歲隸有加居三年劉瑾亂政坐文升前用雍泰為朋黨除其名五年六月卒年八十五瑾誅後官贈太傅謚端肅文升兼資文武尤長於應變朝端大議往往待之而決功在邊鎮外國皆聞其名尤重氣節勵廉隅予璫以鄉貢士待選吏部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

外者其介操如此卒前數日州西大劉山忽崩後逾
年大盜趙燧等流剽河南至鈞州以文升家在馬捨
之去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

論曰明制文臣極於尚書而吏部為之首其職任尤
重弘治之世王恕等五人皆能澄叙流品甄拔賢能
以弼成盛治與宋慶曆元祐比隆可不謂盛焉恕剛
方正大匪躬之節著在兩朝議者擬諸韓范良不為
過裕和粹守正岳弘毅多通文升恢奇英果咸一代
人傑也若瀟風節不勁未足比跡諸賢然當世亦稱
為長者云

明史卷二百三十九

列傳九十

何喬新

彭韶

周經

劉大夏

何喬新字廷秀吏部尚書文淵子也年十一侍父京師修撰周旋過之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問之曰書法何如綱目對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紀義軒多誕妄於茂昭未安也旋大驚異及遷巡按御史韓雍欲見之辭不赴景泰五年登進士奉使淮西文淵門人知巢縣者以白金文綺贈力辭之遷授南京禮部主事父喪歸里人揭稽者為侍

却謫官家居嘗受業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奏文
淵死實諸子迫之又逼嫁父所愛妾喬新亦訐為巡
撫時嘗薦黃珙且代草劾儲疏於是喬新與兩兄及
稽甘被徵比對簿父妾斷指為諸部訟寃獄得少解
帝亦以事經赦釋不問服除改刑部主事歷部中繕
錦衣衛衛卒恃勢屢犯法喬新補治不少貸都指揮
袁彬有所鳩執不從彬怒使人搥撫無所得由是名
大起成化四年遷福建副使浙寇千餘人盜掠壽寧
銀礦所過剽掠喬新募兵擊之斬首數百擒其魁福
軍豪尤氏積暴殺人出入隨兵甲拒捕者七十年福

清薛氏居瀕海時出諸番互市事覺謀作亂喬新嘗
設方畧捕殺之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課民多
破產喬新以為言減三之二興化民自洪武初受牛
於官至是猶歲課其租喬新奏免之清流歸化里界
將藥沙縣間民恃險僻不共徭賦喬新白都御史滕
昭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遼河南按察使歲大饑
故事賑貸迄秋而止喬新曰所以止於秋者謂秋成
可仰也今無秋可但已乎賑至明年麥熟乃止河南
知府薛昌虎邑知縣胡宏杞縣知縣李文中恃強援
貪殘無忌喬新悉按點之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

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先是項忠驅逐流民過當民間
傑至則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
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漂溺千餘家喬新躬自拊
循發粟積食養其廬舍民得奠居荆州民苦徭役乃
驗丁口貧富列為九等民稱便十六年擢右副都御
史巡撫山西造地軍民往往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
此革苟遇賊見執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勅諸邊
毋聽關出犯者罪及守將詔可賊騎犯塞借叅將走
王伏兵反溝營邀擊之斬獲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
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尋奉勅賑濟全活

為多劫僉事尚敬劉源稽獄請勅天下斷獄官淹半
載以上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
小王予入大同紫荆居庸諸關告警詔喬新行視會
賊遁乃還二十一年進左侍郎山西復大饑人相食
命喬新往賑請蠲租賦發內帑及鹽課銀數萬兩
又設法勸輸得粟數十萬石擇有司分賑死者繼而
瘞之又募民疏溝渠償以粟所活三十餘萬人還流
冗十四萬戶山西人尸祝之還朝會安寧宣撫使楊
友欵奪嫡弟播州宣慰使爰壽誣爰有異謀命喬新
往勸喬新言楊氏有播六百餘年群蠻所戴一旦繫

震恐所部震驚乞召二人而質弗真獄從之反富而
驕行賂中外冀實其訟喬新執法不撓與巡撫劉璋
卒共白爰誣友奪官安置他府播人遂安孝宗嗣位
萬安劉吉等忌喬新剛正出為南京刑部尚書沿江
蘆洲率為中官占奪有訟者輒託言備進奉賈喬新
謂貢獻既罷安得復假為辭悉奏還之民初喬新之
出中官懷恩不平一日以事詣聞言新君踐祚當用
正人胡為出何公於外安等默然既而刑部尚書杜
銘罷群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之不
補明年弘治改元用王恕薦始召喬新代銘喬新奏

言舊制遺官勸事及逮捕必齎精微批文赴所在官
司比號乃行近止用駕帖初不合符設有矯詐誰敢
拒之臣以為復舊制使帝立報訐喬新清修直節素
負當世重望至是與王恕馬文升耿裕賈俊劉健倪
岳楊守陳彭韶張悅周經閔珪並都願位天下想望
太平惟吉仇視正人頻興大獄喬新率據法直之坐
是益憾振他事奪俸者數矣至二年夏京城大水喬
新既請恤被災者家又慮刑獄失平條上律文當更
議者數事吉悉格不行部中魏紳者喬新所素重薦
為大理丞而御史鄒魯親遷以喬新薦紳恨之會喬

新外家與鄉人訟魯即誣喬新受賂曲庇吉取中旨
下諸人詔獄或勸之懇喬新曰何懇為吾有去耳乃
拜疏乞歸頃之窮治無驗魯坐停俸喬新亦許致仕
後魯謫知蕭山以殘虐為仇家贖兩日罪至遣戍士
論快馬喬新自服官即日天不營私不阿權要不以
愛憎為予奪守之終身在福建市舶中官死鎮守者
分其貨遺三司喬新獨固辭不得則輸之於庫在河
南都指揮武成感薦擢恩賍以屏帶銀器喬新不納
成慚而退揚愛德喬新甚既家居遣使厚致贈且獻
良材可為櫬者喬新曰戒之在得正斯時也堅却之

生平宗濂洛之學好古博覽富著述聞異書輒借鈔積至三萬餘帙皆手自較讐與人寡合氣節友彭韶學問則友丘濬而已既罷歸中外多論薦竟不復起十五年卒年七十六江西巡撫林俊為彭韶及喬新請益吏部覆從之有旨令上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奄遊士類咨嗟今考當日致仕之故不知陛下欲與洗雪前枉耶亦聖意別有在耶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御史魯拱私誣劾一辭不辯恬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後魯擯死人謂天道有知若必考退

身之由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
矣胡鉉嘗誣奏朱熹矣未聞當時人主以一人私情
廢萬世公論也事竟寢正德十一年廣西知縣張潔
復以為言乃贈太子太傅予蔭明年賜謚文肅喬新
五世孫源萬曆初為刑部右侍郎亦有清節濤舉鄉
試第一授安慶府推官到官三日吏白當伏謁監司
濤舉感曰非我所能即棄官去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初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
外郎成化二年疏論僉都御史張岐儉邪不稱風紀
宜召還王竑李秉葉盛以副人望忤旨下詔撤給事

中毛弘等救之不聽卒輸贖尋遷郎中錦衣指揮周
或太后弟也奏乞武強武邑二縣閒田命韶偕御史
季琮覆勘韶等至循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
文令馮驩收責於薛驩顧折券矯賜薛人今真定田
祖宗未許民墾闢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
里家與國戚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等不思奪小
民衣食附益責戚請伏奉使無狀之罪疏入詔以田
歸民而責韶等方命優下詔獄言官爭論赦得釋當
是時韶與何喬新同官並有重名一時稱何彭六年
遷四川副使安岳危氏焚城剽姓家二十一人定遠

魯氏殺其兄一家十二人所司以為疑獄久不決韶
一訊得實咸伏辜進按察使悉撤境內淫祠署前有
廟祀五顯神韶毀其像改祀宋趙忭王府祭葬舊道
內官公私煩費韶奏罷之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頻貢
獻擾道路及是又進金燈韶劾之不報十四年遷廣
東左布政使時中官奉使紛還鎮守則顧恆市舶則
韋眷珠池則黃福皆以進奉為名所至需求民不勝
擾韶先後論奏最後梁方茅錦衣鎮撫德以廣東其
故鄉歸採禽鳥花木進獻為害尤酷韶抗疏極諫語
侵方方大怒搆于帝帝亦怒命調之貴州士民追送

疏泣于道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薦致任
尚書項忠宜召用不納明年正月星變上言臣伏見
彗星示災見于歲暮遂及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
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臣
見陛下嗣位之初宮闈清肅名位秩然家禮正矣內
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周矣禁止貢獻儉德昭矣愛
惜名器用人慎矣乃邇年以來則不然宮中進奉貴
妃加于嫡后褒寵其家義與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
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
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四方鎮守

中官爭獻珍異動稱勅旨科擾小民夫古人遇災必
減膳撤樂今乃轉增宣索此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
並加師保監寺兼領崇階及予告而歸糜食與夫濫
加庸鄙爵賞一輕人誰知勸化用人之道未終也惟
陛下翻然覺悟慎終如始天下幸甚時方召為大理
卿帝得疏不悅命仍故官巡撫順天永平于是均大
興宛平昌平諸縣徭役劾奏鎮守中官陶弘罪孝宗
即位召為刑部右侍郎嘉興百戶陳輔坐事落職遂
為亂攻陷府城大掠遁入太湖事聞遣韶巡視浙江
韶至而賊已破滅乃命兼倉都御史整理鹽法尋進

左侍郎詔以商人若柳配為定折價贖其宿負憫
憲戶煎辦徵賂折閱之困繪為八圖以獻因條上利
病六事悉允行弘治二年秋還朝上言頃以災變下
詔求言臣刑官也請以刑罰失平數事言之彭城伯
張信與沙門余昂相訐皆以無驗論贖既而信解任
以置不問罪同罰異何以服人中官劉玉與奸人孫
泰交通外戚謀復親藩此莫大之罪宜服上刑乃付
泰法司而玉留中處置縱惡長奸何以立國罪因罰
輸作所以備營繕急務乃令浚池隍飾館宇以待游
觀是適滋侈心也罪人納贖緩本以給諸司公費乃

以養浮圖羽士是尚左道也如是何以消災異致太平
平疏入報聞明年改吏部與尚書王恕甄人才裁功
實仕路為清其冬彗星見上言宦官日侍黼座言成
禍福故其勢日重而陛下又優假之兵馬錢穀營繕
諸務盡出其手凡請乞之章無不先允後下六部奉
行不復更議甚有毆人至死竟不詰問間下所司獄
成後宥遂致無所忌憚既傷政體復失刑威也蠹財
耗國不惟不禁而又助之死者供葬存者建祠第宅
踰制服食爭奇聲勢移人望而生畏宦官之威極矣
不可不亟思裁損因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祇應具文

明言春又言弁鏡之徒多黃綠請謁濫授千百戶官
至有乞恩承襲都指揮者文職亦然修城則權工匠
傳奉輒授良醫又或中書考滿驟遷三級望陛下慎
惜名器勿謂小官可輕勿謂雜流無害嚴杜倖門痛
為釐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其秋代喬新為刑部
尚書故安遠侯柳景賦收至數千兩徵僅十一以其
毋訴遽免詔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
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奉詔景無
元舅之親賦非負租之比而獨蒙宥除是臣等守法
媿于澳也且賦可倖免則他日爵位征鎮何求不得

奸回藉口法吏仄心非國家之利帝竟不從御史彭程以論皇壇器下獄韶疏救之因極陳光祿冗食濫費狀請帝樽節乃命其歲辦數以聞六年南京衛士犯罪刑部主事郭珠執而鞠之為成國公朱儀所劾韶奏珠所守乃故事帝卒從儀言命旬後毋擅執時荆王見瀟有罪奏上淹旬不下內官王萌苟通高永殺人弑死遣戍昌國公張懋建墳宏侈踰節役軍至數萬畿內黠民冒克陵廟戶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戶不支流亡日衆韶皆抗疏極論帝但下所司而已韶蒞部三年昌言正色東鄰無私與王恕及喬

新稱三大老而為青成近習所疾大學士劉吉徐濟亦不善之韶知志不能盡行連章乞休乃命乘傳歸月廩歲祿如制明年南京地震御史宗彝等言韶喬新強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報又明年卒年六十六時濟猶當國僅予謚惠安贈太子少保韶嗜學公暇手不釋書盛有著述正德初林俊言韶議不副行乞如魏驥吳訥葉盛改謚文事竟不行周經字伯常刑部尚書璵子也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成化中歷侍讀中允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太子起立拱聽聞臣以為勞議請太子坐經與

諸講官皆不可乃已六品十餘年不調或諷使干進
峻却之孝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弘治二年擢禮
部右侍郎中官請修黃村尼寺奉祀孝穆太后土魯
番貢獅子不由甘肅假道滿刺加浮海至廣東經皆
倡僚長疏爭竟毀其寺却其貢四年調吏部尋進左
侍郎通政經歷沈祿者張后姑壻也一日尚書王恕
在告中官傳旨擢祿本司叅議經言非而承旨又無
御札不敢奉詔再與恕具疏爭之事雖不能止朝論
建馬壘壽奸民獻地于中官李廣戶部持之不得經
倡九卿疏爭卒罪獻地者寄上言外戚家無功求遷

無勞乞賞兼齋醮游宴濫費無紀致帑藏殫虛宜大
為樽節近例預備倉積粟多者守令賜誥勅不次遷
官遂致刺下干進請如洪武間例悉出官帑平糶毋
奪民財考績勿專以積粟為能庶脩荒課吏兩皆得
之至清軍之弊洪熙以前在旗校宣德以後在里胥
弊在旗校者版籍猶存若里胥則並版籍而淆亂之
清理之官畏罹譴罰徃徃亂似為真指絕戶為見戶
小民含冤曷可勝道宜考較宣德間故冊一洗奸弊
災傷之後民不聊生乞察惜薪司薪炭約丈數年則
災荒郡縣盡與停免其四方顏料雜辦亦然此救民

之急務也帝多採納之八年文武大臣以災異陳時
政經為具奏革而奏中斥戲樂一事深中帝諱密令
中官廉革奏者尚書耿裕曰疏首吏部裕實具革經
曰疏革本土經手即有罪罪經世兩賢之明年代葉
淇為戶部尚書時孝宗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
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行
祖宗成憲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
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稅恒勗以節愛課入多者與下
考苛切之風為衰十年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為東宮
莊經等劾瑄違制下詔獄而帝復從鎮撫同言遣官

勅實經等復爭之云太祖太宗定制闕田任民間墾
若因奸人言而籍之于官是土田予奪盡出奸人之
口小民無以為生矣既而勅者及巡撫高銓言闕田
止七十頃悉與民田錯于是從經言仍賦之民治墾
罪中官何昂勅外戚張鶴齡下獄經疏救之忤旨切
責明年加太子少保雍王祐標乞衡州稅課司及衡
陽縣河泊所為永業經言此國家經費所出不可許
帝納之命自今四方類辦課稅王府不得請乞著為
令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浙鹽課二萬引經等言鹽
筭本以佐邊不宜濫給且祖宗朝織染諸局供御有

常熟若曰取用有加則江南兩浙已例外增造若曰
工匠不足則仰食工家不下千餘人所為何事足知
供用未必缺而徒導陛下以勞民傷財之事也帝不
從經恐歲以為常再疏請斷其後乃命歲予五十引
先有省倉場監督內官毋增設至是復黃緣先後增
遣四人經等皆力爭設自今止設總督二人京通監
督三人十二年帝從內璽臺請令錦衣撥餘丁百人
供洒掃經等諫不納經又上言曰祖宗設內臺不惟
欲知災異亦以防外蔽欺其地至密今一旦增入百
人將來必有漏洩妄言者與其他日違諭倡議之人

而治之局若絕之于初與其愛惜一時成命局若慎
成憲于萬世帝悟立己之崇王見澤乞河南退灘地
二十餘里經言此軍民輸賦地不宜予興王祐杭乞
近湖地千三百五十頃經言見有居民千七百家分
耕貧民實資衣食奈何奪之莫若私徵糧二升可得
二千七百餘石以予王庶幾兩便三疏爭之竟不詳
帝以肅寧諸縣地四百餘頃賜肅寧侯張鶴齡其家
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下巡撫銓勘報銓言
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時王府勲戚莊田畝例
徵銀三分獨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縣地經

抗章執奏命侍郎許進偕太監朱秀覆核經言地已
再勘今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膏田
賦畝徵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興濟
駕生皇后作配聖躬正宜恤民減賦俾世世戴德何
乃益其地重其徵顧使小民銜怨無已也頃之進等
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柏權及民恆產不可奪帝竟
予鶴齡如其請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類于是經
等復諫曰東宮親王莊田徵稅自有例而鶴齡獨踰
之夫鶴齡陛下外戚不恤赤子權先帝妃家亦戚昵
也名雖償直實乃奪之天下之人又將謂陛下惟厚

椒房不念先帝若果行之為威德累不少非徒無以
服親王外戚之心也帝終不納經剛介方正能守職
大同缺戰馬兵部尚書馬文升請太倉銀市馬既得
旨矣經言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毋相壓今兵部
侵戶部權非祖訓帝為改撥太僕銀給之給事中魯
昂請盡括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度夫不足宜儉於
國不宜賦民今不節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費乃欲
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言非是內官傳旨宣索銀
三萬兩為燈費經曰小民膏血豈當供耳目玩持不
與性好強諫難重忤旨不恤一時宦官貴戚皆憚而

疾之先是李廣死言官劾大臣嘗通饋遺者誤及經
經不勝憤抗章極辨且力致言官言官亦自以風聞
之誤不敢再劾經而帝素知經守正憇留之不罪也
至是連章驟諫帝不能無厭而左右不悅經者從而
間之會星變經自陳乞休帝即報許命賜勅馳驛加
太子太保制下舉朝失色爭上章乞留而中外論薦
者至八十餘疏咸報寢武宗即位言官復薦召為南
京戶部尚書遭繼母憂未任正德三年服闋經增兵
部尚書曹元万善劉瑾言經難老尚可用瑾亦重經
名德乃召為禮部尚書經固辭不許遣官即其家起

之經不得已就道至則止郊外復以疾辭帝遣使慰
問賚玉帶經乃彊起受事數月即謝病去五年卒年
七十一贈太保謚文端子曾進士浙江右叅政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父仁宅由鄉舉知瑞昌縣有
流民千餘家匿山中運者索賂不得誣民反衆議加
兵仁宅單騎招之民爭出訴遂罷兵擢廣西副使大
夏年二十舉鄉試第一登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
成化初館試當留自請試吏乃除職方主事再遷部
中明習兵事曹中宿弊背釐革弊稱籍甚時汪直奸
邊功以安南黎瀨侵占城踐八百敗于老撾欲乘間

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亟匿之吏
不能得尚書余于俊數榜吏大夏徐告曰兵釁一開
西南立糜爛矣藉有無不足詰也于俊悟事得寢朝
鮮入貢道經鴉鵲關既紆迴又苦建州邀截請改由
鴨綠江有朝鮮人為中官陰為之地尚書將許之大
夏曰鴨綠道徑祖宗朝豈不知顧紆迴數大鎮此殆
有微意不可許乃止中官阿九者其兄任京衛經歷
以罪為大夏所笞憲宗入其謀捕繫詔獄令東廠偵
之無所得會懷恩力救乃杖二十而釋之有中貴知
大夏欲薦為兵部右侍郎遣人通意莫一見大夏巽

詞謝之吏部議擢京卿大夏語人曰吾為諸生時每見有司政事失平必曰使我為之當不如是今幸通籍而不得一親民事奈素志何况却中出非監司則却守體貌崇重何為不可茅恐人負官耳乃以為福建右叅政至官累以政績聞聞父計一宿即行弘治二年服闋赴部戶部尚書李敏薦其才堪都御史性謫銓司見冠履不飭目笑之乃遷廣東右布政使因州泗城不靖大夏往諭遂順命後山賊起承檄討之下全獲賊必生致驗實乃坐得生者過平改浙江左布政使六年春河決張秋詔博選才臣往治吏部尚

審王怒等以太憂薦乃權右副都御史以行議於縣
家渡四府營疏上流以分水勢而築長堤捍之隄起
作城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功垂就中人有踏其糜
費者遂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共事且密察大憂
所為興至簿籍較然乃服明年決口既塞更修築黃
陵岡水乃大治工鉅而費甚省孝宗嘉之賜璽書褒
美語詳河渠志八年召為左副都御史歷戶部左侍
郎十年命兼左倉都御史徃理宣府兵餉尚書周經
謂曰塞上軍糧率勢家子弟為政公素不與此輩合
慙剛以賈禍大憂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侯至彼

國之異時。糞上糞。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聽以故中
官武臣家得標利。權大。憂至。下令有芻粟者。自百束
十石以上。皆得告納。勢家即欲收市。年利無所得。不
兩月。儲積充羨。而遣人蒙其利。皆德之。明年三疏。移
疾歸。築草堂東山下。讀書。其中天下。因稱東山先生。
越二年。廷臣交薦起。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勅使
及門。携二僮。遂行。廣人故思大。憂鼓舞稱慶。大憂為
清吏治。損供億。禁內外鎮守官私役軍士。法嚴。令具
盜賊為衰。止十五年。召拜兵部尚書。委辭。乃拜命。既
召見。帝曰。朕敬用卿。而數引疾。何也。大憂頓首言。臣

老且病竊見今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
自度力不辦故辭拜帝默然時南京風陽大風拔木
河南湖廣大水京師又苦雨沉陰大憂乞勅廷臣講
求殫災之道凡事非祖宗舊而害軍民者悉條上鑒
革陛下亦宜慎厥身修蓋崇儉德帝善其言而不能
用十七年二月大憂又言令江南北災傷而陝西因
用兵浙江諸處多事為擾乞命所司蠲減賦使專務
養民凡織造土木齋醮傳奉之屬亟宜罷省帝乃命
事當與革者所司其實以聞既而大憂會廷臣條上
十六事中請停傳奉官月俸汰內府劬匠減光祿供

應省厨役罷皇城倉場馬房海子及內府諸監局增
設中官清膳驛四衛勇士撤織造局車損惜薪司徒
史督權俸所求便者相與力尼之帝不能決下再議
于是未夏等上言前所奏實時政積弊今事屬外廷
者悉蒙允行稍涉權責復令察覈臣等至愚莫知所
以乞俯賜採納斷在必行章上文之乃得旨傳奉官
跪名以請幼匠厨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
裁茶四衛勇士御馬監具數以聞餘悉如議於是織
造齋醮皆停罷光祿省淨青銀萬計而勇士虛冒之
弊亦大減制下舉朝歡悅先是外戚近侍多干恩澤

帝一無所拒故盡焚叢積至是帝亦深知其害政奮然欲振之因時多災異獲宣諭群臣令各陳缺失大夏乃復上數事其年六月再陳兵政十害且言臣不能為朝廷分憂致人怨上騰天怒不解乞放歸田里帝不許令樊端宜革者更詳具以聞于是大夏舉南北軍轉漕蓄上之苦及遣軍困樊遣將侵剋之狀極言之帝乃召見大夏于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歛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常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用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天下軍若何對曰窮與民等帝曰

君有月糧出隋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使尅且過半
案得無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因
何以為人主遂下詔嚴禁帝方銳意太平察知大夏
方嚴且練事委寄益重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
知每有宣召或專及大夏或與珊同召諸大臣不能
與也中官苗達好武貪功大同小警帝將從達言出
師內閣劉健等力諫帝猶疑之召問大夏曰卿在廣
知苗達延綏搗巢功乎對曰臣聞之所俘婦稚十數
身積朝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
民曰太宗時頻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對曰陛下神武

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遠且其時洪國公小
遠節制舉數十萬衆悉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
策惟守耳時珊亦從旁贊決帝遂曰微卿曹朕幾誤
由是師不果出莊浪土帥普麟為甘肅副將求大將
不得又不樂守邊特其部衆強徑歸莊浪廷臣懼生
變欲授以大帥欲召還京處之散地帝問大夏對曰
皆不可請獎其先世忠順而聽彼說聞彼素貪虐夫
衆心今兵柄已去無能為也麟既失官竟怏怏病死
帝欲宿兵近地為左右輔大夏言冷京師保定獨設
一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選操軍萬人

為西衛納京東兵容塞剴州為東衛帝報可而中宮
監京營者志失兵造飛語揭之宮門帝以示大夏曰
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得
行帝寄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
常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不敢帝問故對
曰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間臣可也揭帖徒
滋弊不可為後世法帝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
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
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大夏嘗乘間言四方鎮守中
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

不能敵一鎮守其煩費可知帝曰然但祖宗未設此
已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可
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
帝左右顧近侍輒引避帝對久憊不能興帝呼司禮
太監李榮掖之出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而帝偶未
見明日諭曰卿昨失朝邪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大夏
與珊受帝眷既深所資金幣上尊歲時不絕而大夏
賜玉帶麒麟服諸臣莫敢望焉未幾孝宗崩大夏入
臨愴及不能起武宗嗣位大夏承詔請撤四方鎮守
中官非額設者帝止撤均州齊元餘令再設大夏儼

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城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項之列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大漢將軍薛福敬等四十八人先以傳奉為錦衣千百戶至是亦當奪官福敬等故不入侍以激帝怒于是領大漢將軍駙馬都尉樊凱為之請帝遽命優之而責兵部對狀大憂等自劾帝欲罪之中官竄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者不宜罪帝意乃解中官韋興者成化末得罪久廢至是忽黃緣起守均州言官交諫不納大憂等再三爭之終深聽正德元年春又言鎮守中官如江西董讓荊州

劉珣陝西劉雲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悅
是時帝溺意近人大夏自知言不見用乃數上帝乞
骸骨詔加太子太保賜勅馳驛歸大夏忠誠慷慨遇
知孝宗忘身殉國于權倖多所裁抑由是深為小人
所疾迨劉瑾用事思修却劉宇亦憾大夏遂與焦芳
譖于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遣費十二遂假田州岑猛
事逮繫詔獄瑾欲坐以激變都御史屠濬言檢律劉
尚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為
婉辭而瑾使詞大夏家貧乃命戍極邊兵部初擬
廣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徒步荷戈至

大明開下叩首而去觀者塞路嘆息泣下父老携筮
進食所至為罷市焚香祝劉尚書陞還北至戍所諸
用憚瑾絕饋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過園採報荷戈就
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携止一僕或問
何不挈子姓曰吾宦時不為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
罪惡令同死戍所耶大夏既遣戍瑾猶撫他事劉未
輸塞上者二五年夏赦歸八年瑾誅復官致仕清軍
御史王相見大夏居貧請復原隸錄其子孫中官用
事者終嘆之不許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稍贏散
之故舊宗族預自為擴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

下也嘗曰士大夫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
未已十一年五月平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大夏
嘗言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所居
東山草堂僅數楹性不飲酒客至舉觴相勸而已其
被逮也方鋤菜園中入室携數百錢跨小驢就道已
家居有門下生為巡撫枉百里謂之道遇扶犁者問
孰為尚書家扶犁者引之登堂即大夏也朝鮮使者
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
劉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問劉尚書成達今
安否其為外國所重如此

論曰何彭周劉四人遭遇賢主皆侃侃建議剛正不
阿豈不誠一代偉人哉顧徃徃見扼於時宰受困於
宦倖遭迴次且白首投荒君臣之契合有終甚矣其
難也時衡當世蓋感慨係之云